



## 我與樹刊的因緣

· 向 生 ·

今天是菩提樹月刊創刊三週年紀念，在這個可喜可賀的日子裡，本應寫篇紀念文字以示慶祝的，可惜我口齒笨拙不善詞令，知識淺薄而又想：與其是在這潔白寶貴的篇幅上，徒自東扯西拉地寫些逢迎歌頌的庸俗浮詞，不如與人與已均毫無裨益，反而沾辱了光明磊落的偉大刊格；遠不如老老實實地，在這裡敘一敘我與樹刊的殊勝因緣，以及我信佛學佛的經過，來得樸實親切，又何樂而不為呢？

我是個少小離家，一直在颶浪流浪中長成的孩子。後來鑑於故國淪亡，家破國滅的慘劇，便毅然走出學校，投身於革命陣營，拿起槍桿與殘害人類的匪徒們作殊死的鬥爭，準備把頭顱熱血灑在反攻復國的戰場上！可是，誰又能料到，壯志未從，竟又慘遭病魔的侵襲！真是禍不單行！

病中的歲月，是漫長難捱的，病中的生活，是枯燥乏味的；尤當風雨之夕，更感到無比的落寞，萬分淒涼！雖然當時我也曾盡力找尋安慰，積極尋取解脫，但是，由於年輕無知，心情粗浮，根本就沒有想到宗教；於是，便把空虛的心靈，寄托在荒廢已久的書本上。一方面拿它來消磨無聊的歲月，另一方面更想從字裡行間找回失去的舊

夢。可是，病院不比軍營學校，書籍非常之少，尤其是屬於文藝性質的，簡直比鳳毛麟角還希罕！因此，我又時常為着需要的讀物傷腦筋。

有一天，同病劉君散步到我的「斗室」，見我正捧着一本褪了色的剪報本子，在津津有味地閱讀，於是，他便十分同情地對我說：「朋友！你很愛讀書嗎？你如歡迎的話，我來給你介紹一本新出刊的佛學刊物——『菩提樹月刊』。」

「菩提樹？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新鮮的字句呢！」我以感激而又懷疑的口吻問他：「是不是那些以『如是我聞』四個字開頭，接着大談苦呀！空呀！無常呀！使人越讀越不懂的書？」因為在這以前，也有幾位熱心佛學的朋友們，贈送過幾本什麼經什麼論的，雖然我也會經略略翻閱過，但是，結果不但毫無印象，甚至連那開頭的『如是我聞』四個字也是一竅不通，始終弄不懂！所以，劉君一提到『佛學刊物』，我便連想到那幾本被我置之高閣的佛經。

「不！我所说的菩提樹月刊，是一本用最新穎的白話文闡揚佛學妙義，介紹人生真理，幫助人脫離痛苦，獲得最大快樂的新刊物。我保證你不但看得懂，並且會很歡迎它。」

「是的，我也很崇拜佛學。早年我曾聽祖母說過，佛學是人生最高的哲理，佛教是救人救世，最崇高、最平等的宗教。不過，我現在太年輕了，似不宜太接近宗教；青年人應當學些有實用的東西，以備將來入社會之用。同時我更覺的，宗教所能幫助我們解脫的只是來生的靈魂，而不是現實人生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等……」當時我有許多固執的偏見：第一，信佛學佛是老年人的事，青年時期不要學，也不能學；第二，佛學固然是好的，但它也是只能使我們死後的靈魂獲得解脫，與現實人生毫無幫助；第三，只要與宗教書籍一接觸，便成了宗教徒！這也許是青年人的思想與看法太幼稚單純了，所以不易和宗教接近。

「朋友，那你完全錯了！佛學並不是老年人的『專利品』，學佛更不必分別年齡的大小。你既然略知佛學的妙用，我舉個例你就明白了，就以我們上學讀書來說吧：早入學的早畢業，晚入學的晚畢業，這是不移的定理。你如等到七老八十才去上學，說不着學業不能完成，有限的生命就結束了，豈不是一世無成，遺恨終身嗎？學佛也是一樣，更何況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！所謂『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不修不得』，連一點也不假！我認爲青年人最宜於學佛了，因為青年人心志專一，學什麼都會收事半功倍之

效。……朋友！我並不是有意向你說教，實在是因爲你對佛學的看法太危險了！」

「……」他的話告一段落，我只是點點頭，並沒有開口。

劉君見我默無一言，於是又接着說：

「朋友，你會討厭我太囉嗦吧？我也是個初機佛徒，懂得的也只限於一點皮毛的皮毛，現在我們不談佛學了。朋友，你不是很愛好文藝嗎？菩提樹月刊每期刊出的文藝作品也很多，大致散文、詩歌、戲劇、小說、傳記、遊記等等，也都應有盡有。你如果害怕佛學理論難懂，儘可把它當一般性的刊物看，專看它的文藝。朋友，你不是也很愛練習寫作嗎？樹刊還有個『讀者園地』，專爲青年讀者開闢的，你將來還可以試着向它投稿哩！」也許是我與菩提樹有緣呢？劉君的一席話居然把我固執的偏見打消了大半。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！菩提樹既然是一本很有文藝價值的刊物，我怎麼不歡迎呢？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啊！……」從此我便成了菩提樹的忠實讀者；可是在這裡我要聲明，起初，我僅僅只限於愛讀它的文藝啊！

第一次和菩提樹見面，它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；封面的完美，編排的新穎，實與一般文藝刊物毫不遜色；尤其是內容的廣泛平易

刊格的獨特高超，更是我始料所不及！我更深深地鍾愛着它那獨創一格的「佛學文藝」。那些文藝作品，確實已由「描寫人生」進而做到「啓示人生」、「指導人生」、「創造人生」的境界；更積極地以輕鬆活潑的筆調，闡明佛學是真、善、美的集成，現實人生是痛苦、煩惱、嗜慾、罪惡的總匯，使人人知所適從。這是適應時代人心的方便返教，也是古老佛教革新振興的徵兆。

樹刊的文藝，對我的幫助與啓示太大了！它不但填補了我空虛落寞的內心，並安定了我徬徨無依的靈魂，更給我架起了我與佛之間的橋樑，使我一步步地接近真理，漸漸地由佛學文藝進而試讀佛學理論，以及其他佛刊和一般初機學佛的小冊子。雖然在這以前我也曾經有過接近佛學的機會與思想，却始終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偏見牽扯着，一直不得其門而入；自從接受了樹刊的薰陶，對佛學才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；儘管我的佛學知識依然是非常貧乏，但是却已奠定了堅信不移的決心！老實念佛，就可往生極樂，永脫輪迴之苦。

我認爲像菩提樹這種平易近人，富有教育性、啓發性、建設性的通俗刊物，確實具有深入普及、潛移默化的作用，在末法的今天，實在是太需要了！就我個人來說，在起初我根本就沒有學佛的勇氣與志趣，訂閱樹刊，完全是爲了欣賞它

的文藝，可是，事實上在不知不覺中，它已把我導入學佛的正途；甚至連我散居各地的朋友們，大部份也都接受了佛陀的教義。因爲在這以前，我會不斷地寫信告訴他們我是怎麼信的佛，以及佛法對人生的種種好處，並把讀過的佛學書刊分贈給他們，請他們互相傳閱，慢慢地便破除了他們對佛學的誤解，重建起理解正信的觀念。結果，皆大歡喜。

反之，如果菩提樹是一本板起道學面孔說教的刊物，儘刊些深奧莫測，生澀難懂的長篇大論，試問：一般淺浮如我的青年朋友們，誰又敢跟它接近？即使想接近，恐怕也沒有那種理解力啊！

因此，我希望主編佛學刊物的法師居士們，在選稿方面要文藝與理論並重，更不妨以入世的态度，進而配合國策作反共宣傳，根據佛教的客觀條件，分析世界局勢，報導國際動向，更希望爲佛刊嘔心血，絞腦汁，撰寫佛學理論的先進大德們，盡可能地運用新語體文，深入淺出，契機逗教；尤願佛刊的文藝作家們，能够本着「爲佛學而文藝」的宗旨，在未來多創作些技巧美好，情感熱烈，內容生動的文藝作品。

最後，我虔誠地願望：菩提樹！你永遠茂盛，永遠爲人類歌唱！直到你覆蔭下的芸芸衆生，全部皈依佛陀，獲得永久的解脫！  
四四、一一、一八寫於無憂病舍。

## 我與菩提樹

我是菩提樹月刊，一個長期的忠實讀者，它出版屈指到今，不覺三週年了，三年時間雖然不算得怎樣的長久，但它在經濟和人手均缺乏條件之下誕生的，在此三年中，它，非但按期出版沒有中斷過，而且它更壯大了，關於化導人心，培植讀者慧命，方面，它盡了很大的使命，這些功勳，是本刊的編者和許多爲佛教文化的作者克難精神結晶，應該值得讚頌和紀念的。同時，在另一方面，做一個讀者的我，在這三年中，是多麼的幸運，坐在家裏，每期拜讀本刊各篇大作，接受了許多法益，與它結了不解之緣，因爲它是大衆的善知識，更是我的良師益友，所以今日逢到它三週年紀念，我雖不善爲文，却也以欣慰和興奮的心情，寫些我讀本刊的心得，和一點建議，作爲貢獻本刊的賀禮。

記得菩提樹創刊的時候，正是我開始聞法之時，如所周知，佛教經典是浩如烟海，而它的內容，文義深奧，尤非初機學佛者所可能了解的，當時我徬徨不得其門而入，乃由方倫居士介紹我訂一份菩提樹閱看，誰知我一看後便心生歡喜，因爲它用通俗文字，由淺而深的，

亦淺亦深的，宣揚大乘佛法，它，解答了我與日俱進所不懂的，許多法相名稱，佛教術語，因緣果報，緣起性空等義理，以及指導許多修行法門，它，是我在黑暗中的明燈，使我對佛法有了初步的認識。本刊非但封面美麗，擁有最廣泛讀者；但看它內容，有論著，文藝，講座，散文，傳記，童話，問答，隨筆，劇本，雜俎……分門別類，有嚴肅面，也有輕鬆面。我相信任何讀者，每期都可以在其中選讀數則合乎自己胃口的佳作，不過，我胃口太好了，每期一字不漏的，全部領受。尤其李老的問題答欄，內容廣泛，極盡權巧方便圓融，使人增長無限的知識。又最近新闢英文欄，創佛教雜誌中空前記錄。譯筆簡潔而流利，嘆爲希有。總之，我是在菩提樹蔭底下長成的一個讀者，我今日能够研讀大藏經典，是由於它啓蒙，和做我的階梯，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；據此，我以感謝心情，報導我讀本刊之心得，這是第一點。

其次，我建議本刊能够多選登一些現代因果，感應，六道輪迴，神通等現實故事，以堅固壇上初學佛者的信心，本來呢？佛法真實教義，是要人體悟無生之旨，實相妙理，不欲多談神通感應，但人們是最現實的，倘若沒有什麼奇蹟，和不可思議事實，誰肯無因無緣，憑什麼要淡泊五欲而追求真理呢？除